

阁楼上的青春

GELOU SHANG DE QINCHUN

忧伤
凄迷
怀旧
秘密的
生长痛

南方
古都
情色
夏天的
殇之书



《刀子和刀子》的姊妹篇 献给青春岁月的祭文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GELOU SHANG DE QINCHUN

青春

HE DACAO ZHU

何大草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阁楼上的青春 / 何大草著.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1.11

ISBN 978-7-5396-3775-4

I. ①阁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42887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选题策划:岑杰

责任编辑:岑杰

装帧设计:秋水书衣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3533889

印制: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3358718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4 字数:250千字

版次: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“阿姨是不是心口痛？”

“俺不是心口痛，俺是奶子胀得痛……短命的娃啊！”

—

四月是从一个戴口罩的外乡人开始的。薄暮时分，他走出火车站，犹犹豫豫，躲躲闪闪，走进了我们的城市。他戴着淡蓝色的口罩，在灰蒙蒙的暮色里，闪烁着阴郁和冷漠的光。

沿着车站外梧桐夹道的濯锦大街，他穿过濯锦江上的九阳桥，走到市中心的皇城坝广场。广场北端有一座明代的亲王府，现在辟为南方历史博物馆。他在博物馆门外的台阶上歇了一会儿，随后拐入广场左手的鹅卵石巷。巷子尽头，一棵歪脖子石榴树后，是一家小旅馆。两天后他死在了小旅馆的客房里。他的遗体裹在黑色塑料袋中，经过盛开的石榴花，被扔上救护车，径直去了火葬场。

谁都没见过他长什么模样，因为直到他的遗体被火化，他的气味和脸颊，都掩藏在蓝色口罩和蓝色的火焰下。他患的是重度“红一号流感”，病毒来源不详，传播迅速，没有良药，解除疫情的希望，唯有寄托于卫生、保洁、阳光和时间。红一号流感，简称“一流”，晚期患者都会腮腺发炎、发肿、胀痛、溃烂……也就是说，在那个外乡人的口罩下，藏着他的水蜜桃般红彤彤的、绝望的脸。

恐惧和口罩就在我们的城市蔓延了。口罩成了沉默的面具。

这年我十九岁，本城的一多半建筑还是清末民初遗存的老街旧宅，古树蝉鸣，保留着南方古都的风貌。

北郊的凤凰山下，建起了一座“一流”康复中心，其实就是隔离所。熊思澍，我最要好的女同学，她说，隔离所是利用农民废弃的谷仓改建的，大门制作成了一只

钢铁的大口罩，活像一件前卫艺术品。

当然，只是听说罢了，是否属实，我不晓得，也没有时间去印证。而且，我也没有戴口罩。

我不晓得口罩对我会有什么用。我对外界从来不敏感，气候寒热、候鸟迁徙、样板戏、刘三姐和邓丽君，都是别人的事情。有一回，熊思澍指着天空问我：“排成‘人’字形飞翔的是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是蝴蝶。”她说：“有这么大的蝴蝶吗？”

我目测之后回答她：“隔了五百三十米的空距看，的确只有蝴蝶大。”

“如果减去这五百三十米的空距呢？”

“那就是巨大的蝴蝶。”

她瞪了我半天，嘿嘿笑起来，她一笑我就心慌。她说：“憨憨，有你这么幽默的？！”

可是，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“幽默”，虽然我晓得幽默即 humour 的音译。我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，十九年了，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我是何有力，文庙中学高三的优等生，每天提醒自己时间不多了，每天做着同样的事：上学、读书、解题、考大学。我锁定的大学是清华，当然，这也是父母、班主任、老校长为我做出的选择。父母是工人，父母说：“就清华吧，都说清华一流呢。”班主任说：“你天生属于数理逻辑型，清华适合你。”老校长说：“本校一直是给清华输送人才的基地，你们要把传统发扬好。”

老校长说的“你们”自然包括我，因为，我一直排名全年级第二。

寒假时，学校请了一位七年前考入清华、现在在普林斯顿读博的校友回来给我们谈谈心。这位学长谈的话题是《从拉链看小发明的三点好处：省时、省钱、利润高》。

是的，我是应该做一条拉链的，因为我的数、理特别好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教物理的焦老师说：“我早就没法教你了。”也因为，我的家境很一般，一般到已够不上一般了，还没有彩电、冰箱和电话。

我没辜负期待我的人，我是值得期待的。对我来说，这年的四月是从一枚金牌开始的。

二

四月初，我参加了翁一孚杯全球华人中学生物理大奖赛，夺得了一等奖。说得更漂亮点，即金奖。我不晓得华人世界有多大，只晓得金奖得主只有十二个，文庙中学就揽了两金一银又三铜。

另一个拿金奖的是叶洱，跟我邻班。我应该承认，同是金牌，我是夺，他是拿。因为，凡是我要铆足了劲去夺的，他只需伸手去拿就行了。他做事漫不经心，但又事事领先，不止一个老师以叶洱为例，说明“老天不公平，大家各尽所能吧”。校方为他设计的路径是，直接申请哈佛或耶鲁。考虑到贝聿铭的母校麻省理工的建筑专业在全球首屈一指，更应该是首选。建筑乃科学和艺术的混血儿，而叶洱的油画就拿过全国高中生美展优质奖。在文庙中学，叶洱已优秀到没人嫉妒了。

叶洱的爸爸在政府里做事，公事繁忙，他妈妈是桥梁工程师，长期在外，他从幼儿园起，三餐吃食堂。他是怎么长大的？他说就连爸爸妈妈也问过他：“你怎么长大的？”他嘻嘻哈哈说：“每晚长一点，不就长大了？”问他独守空房的滋味怎么样，他说：“没什么啊，就是有时候晚上骨头痛。”他爸爸带他去看医生，医生说：“没什么，是生长痛。”十三岁那年的春节，他爸爸忙着慰问，除夕早晨让秘书把他送上北上列车，去陇东（或陕北）獐子沟大桥工地跟妈妈小团年。

除夕的车厢，空荡荡的，钻出秦岭隧道，满眼黄坡秃岭，一片肃杀，看得叶洱揪心。他对面坐了个裹红头巾的农妇，一路不吭声。车上给每个旅客赠送了一小碗汤面，叶洱吃完了，她却一动没动，只大口嚼大蒜。妈妈曾给叶洱写信说，蒜味难闻，如果饭后要跟人社交，就要忌吃蒜、蒜苔和蒜苗。叶洱见农妇这样子吃蒜，就问阿姨是不是有心事。农妇滴下大颗泪，汤面波波响。她说：“俺生了四个娃，前三胎都是赔钱货，上月总算生了个带葫芦的，可一爬出肠子就中流感，七天丧了命。他爹气得摔门去了皇姑铺的大舅家，天天喝闷酒。俺昨天满了月，这是去把他领回屋，一家人好在热炕头上团个年。”说着，她忽然捧着胸脯呜呜哭。哭声压抑，伤心得不得了。

叶洱忙问：“阿姨是不是心口痛？”

农妇哭道：“俺不是心口痛，俺是奶子胀得痛……短命的娃啊！”

叶洱说我去给阿姨叫医生。农妇说娃啊，你要心疼姨，就替了我的短命娃，我把奶水吸了吧。叶洱不吭声，坐到她边上，她解开花棉袄，把两只大奶子捧出来，

挨个塞在他嘴里。农妇的奶好多,等她终于喘出一口气,他的肚子都快灌炸了。她搂住他,在他嘴上吧了一口,叫了声俺的娃啊!

叶洱到了獐子沟,把这事说给妈妈听。妈妈沉默了很久,淡淡地问: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

“助人为乐,学习雷锋啊!”

“我儿子出息了。雷锋要活着,他也得学习你。”

他反问:“学习我什么?”

妈妈苦笑道:“学习你不怕闻蒜味。”

叶洱不明白妈妈说的是真心话,还是讽刺他?考入文庙初一后,他在题为《难忘的旅行》的作文中,把这件事和他的疑惑,详细叙述了一遍。语文老师刚做了母亲,读得呵呵笑,拿去各班转着念。叶洱一下出了大名,被同学们尊称为“雷锋叔叔的榜样”。他听了也不恼,嘿嘿两声了事。直到他成绩奇峰突起,全国比赛连拿了三个第一,这才把“榜样”的雅号压下去。

我和叶洱交往不算多,他是从文庙初中直升的,而我是从狗屁的泡桐树中学考过来的。初中不同校,高中不同班,走廊上相逢,点头而已,但对他,真的是口服心服的。

获银奖的是本班女同学黄珏。黄珏常在课本上、本子上,把黄珏写成“黄觉”。据熊思澍介绍,黄珏认为玉是被人私底下把玩的小玩意,何况“珏”还被掰成了两块玉,而她不甘心的就是被动、受歧视。她跟妈妈生活在一起。有一回开家长会,班主任差点把她妈妈认作她奶奶,因为怎么看,她妈妈也是七十岁的女人了。

班主任事后问黄珏:“妈妈为什么那么老?”

黄珏说:“这问题我也问过妈妈的,妈妈只回答了我三个字——向前看。”回答之简洁,语调之平静,让班主任也吃惊。

那她为什么要把“黄珏”改写成“黄觉”呢?她概不回答,只是用毛笔抄了两句诗,贴在课桌的左上角:

大梦谁先觉?

平生我自知。

熊思澍问我:“晓得这是谁的诗吗?”我自然不晓得。熊思澍是文科班学生、校民乐团唢呐手,爱读诗歌、侦探小说、戏剧和游记,理想是做个女哲学家。那两句

诗,她也不点破,只叹息说:“这丫头,心大得很。”

然而,黄珏一点不带丫头相,大个子,齐耳短发,乌黑刘海,双唇紧抿,常年穿一双白球鞋,步伐是急促、坚定的。学校体育馆有个跆拳道训练班,她每周去两次,曾把几个男生打得流鼻血。她偶尔会找我探讨一道题,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,她总会沉思半晌。“是吗?”她盯着我,“是这样吗?”我被她盯得埋了头,感觉好像自己撒了谎。说实话,她是让我有点发憊的。

叶洱跟黄珏和熊思淝的交情都挺不错,至少比我随便吧。他大大咧咧的,爱充大人,跟女生说话,有时候会顺手在对方头上、肩上拍一下。被拍的,没一个不乐意。有一回拍到黄珏,手伸出去,还没拍到,黄珏厉声说:“我们对拍吧,我练过铁砂掌,你怕不怕?”叶洱吐吐舌头,咕哝声“我的姑奶奶”,掉头就走。黄珏在他身后咯咯地笑,她是很少这么开心的。

熊思淝曾在叶洱书包里翻到三本课外书:《卡夫卡随笔集》、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、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。她问:“这三本书差异很大嘛,你怎么把它们统一起来的?”叶洱笑道:“卡夫卡让我联想到一个我最熟悉的人,都柏林很像是我们的城市,而《聊斋志异》的狐狸精老让我想入非非。”

我问过熊思淝,她跟叶洱谁读的课外书更多?她说:“这难说……不过论思维,我是走得快,他是跳得快,我跟不上。”

那时候文庙中学还没有扩招,全年级就七个班,包括两个理科实验班、一个文科班,三年高中,有如漫长的马拉松,硬把我们拖成了几十个小方阵。我有幸跑在第一方阵里,而且,叶洱、我、黄珏,构成了这个方阵最尖锐的箭头:黄珏落后我两步,而我落后叶洱小半步。这个队列,正是对“两金一银”的写照。

至于熊思淝的位置呢,按她借用别人的话说:“我既不在它之上,也不在它之下,我在别的地方。”

三

本来,叶洱和我应该是飞去香港领取金牌的,因为“一流”袭击了本城,我们就成了潜在的“一流”携带者,哪儿也去不了。金牌就搭飞机,直接飞到了老校长的桌子上。

教育局指示少搞聚会,学校就把颁奖仪式也免了。老校长很遗憾,他大概还有点轻度的发烧,戴了一只淡蓝的大口罩,他的遗憾从口罩下传出来,就成了让人不

安的叹息。在校长办公室，他代表翁一孚先生，把金牌、银牌、铜牌一一挂在我们脖子上。他说：“娃娃，你们的翅膀长硬了，好好去飞吧，越高越好，越远越好，天高任鸟飞啊……”叶洱嘻嘻地笑着，一脸散漫和调皮。黄珏也微笑着，但眼角流出了泪，她对自己的期待，并不是银牌。我呢，则很严肃地点点头。在老师、校长勉励我的时候，我总是严肃地点头。我不晓得除了点头外，我还应该说什么。

颁奖就这么结束了。老校长专门对我多说了几句话：“娃娃，我晓得你是一个憨憨，这是很好、很好的啊。聪明的娃娃，最好都能够憨一点。要是聪明过头了，嗯，嗯，要是聪明过头了……”老校长嗯了几嗯，没有嗯出来。他就拍拍我的肩，拍拍叶洱的肩，拍拍黄珏的脑袋，把我们拍了出去。

几个小时后，我又走出了文庙中学的校门。校门朱红、厚实、气派，钉满了黄铜乳钉，既像文庙的庙门，也宛如故宫的宫门。门外是安安静静、文庙巷，两旁植满颤巍巍的黄桷树，枝蔓就像蝙蝠翅膀一样铺展开，小街阴沉沉的。我们这座南方古都，四季都是阴郁潮湿的，雨水一天会下两三遍，风吹着，总裹了一层雾。

可今天是个难得的艳阳天，奢侈的阳光穿过黄桷枝蔓落下来，硬币似的落在我脸上，是暖和的、舒服的。

一个戴淡蓝色口罩的人走近我，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。“我们很久不见了，”他说，“是吧？我们很久不见了，你都要把我忘记了？”

他的声音很熟悉，但是我想不起来了。我很礼貌地回答他：“你好吗？”我的意思是：我们认识吗？

他轻声轻气笑起来，笑声从口罩下传出来，就像是神秘的咳嗽声。“你变了，你的胆子变大了，‘一流’到处在飞，你居然不戴口罩啊。”他说着，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掏出一个东西来。

那东西笼在他的袖子里，我以为他要给我一只口罩呢。可是他突然用那东西顶住了我的太阳穴。

那是一管冷冰冰的火药枪。

第二章

他的眼睛在口罩上边虚成一条缝，
鬃发从额头落下来，又警惕又懒散。

四

枪管让我身子发紧。枪管不长，却有着金属的重量，还有淡淡的酸味。它先是顶着我的后脑勺，然后就慢慢地移到了太阳穴。我从没被人用火药枪顶住过，但火药枪留给我的记忆却非常地深刻。我想起了一个少年举枪瞄准一个彪形大汉的画面：我永远记得他的骄傲和倦怠，还有他的鬃发和虚着的眼睛，即便他今天成了十九岁的青年，成了一个戴口罩的枪手，我也能认出他到底是哪一个。

这会儿，他就在口罩下轻声轻气地笑了一声，他笑起来总是轻声轻气的，而他说出最蛮横无理的话时，也很像是在使用商量的口吻。我发誓，他从来都是这样的。他说：“把那个小东西给我吧，啊？”

我闭了眼睛，吸一口气到肚里。“什么小东西？你要什么小东西啊，韩韩？”

这个被我叫做韩韩的家伙又笑了笑。“噢，你还记得韩韩啊？我们在泡桐树中学没有白白同了三年桌。三年，天哪！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，你还不晓得我喜欢什么小东西？”他手上加了力，枪管就顶着我，把我一直顶进了黄桷树的阴影里。

黄桷树的半截身子糊满了四月的青苔。我们站在树下，紧紧地靠着，韩韩一边把枪笼在袖子里，一边用脚去蹭树干。青苔被蹭出一条条难看的道子，就像被皮鞭抽打出来的鞭痕。但我们的样子显得很亲热，在过来过往的师生们看来，就像两个好兄弟正在耳语呢。韩韩咬了咬嘴唇，语气还是温和的。“谢特，谢特，你不拿给我吗？你不拿给我，我就自己动手了啊。”

我把校服左边的口袋紧紧地捂住。“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小东西啊！”

韩韩笑了一笑,用枪管把我的手撬开。“谢特、谢特,你教教我,欲盖弥彰是什么意思呢?昨天的晚报上就已经刊登出来了,你还要撒谎吗?”他把手伸进我的口袋,掏出一枚金光闪闪的奖牌来。这就是我的翁一孚金奖,用铜铸造的,镀了一层金,中间的浮雕是一个沉思的老人,是老人沉思的左侧面。班主任说,这个侧面就是香港大企业家、大慈善家翁一孚。翁先生沉思的左脸下,镌刻着我的姓名、获奖的时间。金牌系在一条紫色的绶带上,沉甸甸,优雅而华贵。为了得到它,半年来,我每天五点起床,半夜睡觉,演算了上千道的物理题。可我得到它才几小时,就眼睁睁看见它被攥在了别人的手心里。

韩韩拍拍我的脸,拍拍我的肩,说:“谢谢了,谢谢了,我的好谢特。”

他的眼睛在口罩上边虚成一条缝,鬓发从额头落下来,又警惕又懒散。他的手伸到耳根做了一个解口罩的动作。“谢特,你不想看看我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吗?我们快有三年没见面了吧?不过,看了也白看,看了只会惹你烦。”他收回了那个假动作,转身走掉了。

我靠着黄桷树,就像木偶被抽了线,觉得自己就要坍塌了。而韩韩很快就在文庙巷的深处消失了,他把我的金牌高高地抛起来,然后伸手接住它,好像那东西就是从天而降的馅饼。金牌在四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,而我的眼睛却在一阵阵发黑。

谢特!

我是一个好孩子,可我还是冲他的背影叫一声:“去你妈的谢特!”

五

我不是谢特。

我愿意重复一千次,我不是谢特。我姓何,不姓谢,更不是什么谢——特!谢特——Shit, Shit 是一摊屎,而我是何有力,何去何从的何,没有的有,有力的力。我父母是做梦都盼我力能扛鼎啊。然而,我的力气从来都不大,我长着细胳膊细腿,衣服脱光了,就像一根长长的绿豆芽。当男生们坐在游泳池边,比试手臂和胸脯的肌肉时,我总是用胳膊抱紧了身子。他们还玩一个把戏,叫出一个漂亮女生的名字,看谁下边有反应。

“哈,坏娃娃,你搭帐篷了!”

“说我坏,你看你也搭了啊!你又不是何有力。”

我红了脸,一个人悄悄走开去。

我有力吗？我常常问自己：“是有力，还是有气无力？”有一天，当我发现自己就连一只鸡蛋也捏不碎时，我真的是要崩溃了。那时候我已经满过了十四岁，我把一只鸡蛋握在手心里，使足了吃奶的劲，呀呀的声音在牙缝里边痛苦地叫嚷着，但我还是捏不碎它。

是我的物理老师把鸡蛋塞给我的。她说：“你捏不碎吧？你晓得谁能捏碎呢？”

我一脸的沮丧和羞愧，说：“别人啊，别人都能捏碎它，只有我不行。”

老师就笑了。老师有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，宛如一个慈祥的老奶奶。她是素食主义者，但每天上午的课间，要吃掉一枚生鸡蛋。一枚干干净净、光光生生的鸡蛋。她说：“韩韩能够捏碎吗？”

“他当然能够了。”

“韩韩也捏不碎，因为，就连拳王阿里、李小龙也捏不碎。没人可以用手心捏碎一只鸡蛋的。”

我吃惊得瞪大了眼睛。

物理老奶奶伸出手，替我捋了捋头发，她喜欢干净的孩子，喜欢凡事干净和整齐。她说：“何有力，你的眼睛很大，也很诚实。你想晓得为什么，就好好学习物理吧。你是一块学习物理的好料呢。”

“可是，”我说，“学好物理我就有力了吗？我就像阿里和李小龙一样有力了吗？我还是成不了拳王的。”

她又拍拍我的脸。“真是个憨憨，你成不了拳王，可你能够成为那只鸡蛋啊。”

我还是瞪着眼睛，久久地望着她，我觉得自己懂了，又什么都没懂。她的白发，就像神秘的雪峰。我在想，除了物理，我还有什么呢？

她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书，指着封面上的一个人，说：“晓得这是哪一个吗？”

那人的样子吓了我一大跳，那么小、那么薄，就像一张皮影挂在一只轮椅上，脖子还很可怕地歪扭着。他看起来已经有了一百岁，皮肤却跟婴儿一样又红润又新鲜。他是有气无力的，好像要死了，然而他在微笑着，死人是不会微笑的，所以他又好像永远不会死。我说：“不晓得。”

“你应该晓得的。他很像一只鸡蛋吧？”

我没说话。我想，他还不能跟鸡蛋相比呢，鸡蛋还可以飞起来砸人，或者砸石头。他能够拖着轮椅越过一道门槛吗？

“你应该晓得他，因为他是斯蒂芬·霍金啊。他是继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之后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了。”

我笑了起来,说:“老师,我不信。他真的能够研究物理学?”

“何有力啊何有力,你真的还是个憨娃娃。世界对他都显得太小了,他是研究宇宙的。”她指了指霍金那颗小脑袋,“万物的终极理论,都在这颗脑袋里。”

我不认识斯蒂芬·霍金,可我就要把他据为己有了,因为物理老奶奶把书送给了我。书的名字很奇怪,《时间简史》。薄薄的简装本,我接过来的时候,它真是轻得没重量。是啊,时间怎么可以用重量来衡量呢?

老奶奶教完我们的初二上半期,就再也没有过来了。她退休了,其实她本来就是退休之后返聘的。她的白发,在阴沉沉的泡桐树中学,那么显眼,又那么骄傲和孤独。她再也没有过来了。我晓得她的死讯时,她的骨灰已安葬在了凤凰山。那时候,我刚得到第一张全市物理竞赛的奖状,我想把它当做纸钱拿到她的坟头去祭奠。可凤凰山上的坟墓实在太多了,我不晓得哪一座坟墓才是她的呢?

两千多年来,凤凰山上就是本城的公墓群,死了人都运到山上去安息,凤凰山也就逐年在增高。老奶奶的坟墓消失在无数的坟墓中,但愿她不会太孤独。凤凰山其实很矮小,矮小得就像凤凰趴下了。但老奶奶说过一句话:“凤凰趴下了,凤凰也还是凤凰;凤凰就是死了,也会有涅槃,死凤凰也还是凤凰呢。”

老奶奶的话我不是完全能听懂,可我晓得,她希望我好好学物理,物理能让我成为一枚好鸡蛋,又干净又精致、又小巧又透明、又脆弱又坚强,而且还要像霍金一样能飞翔。

可我没有成霍金,我成了 Shit,狗屎,窝囊废。那本《时间简史》我甚至还没有读上两页,就被韩韩撕掉了。他要我借给他先看,我没有答应,他就一把抢过去,撕了个粉碎。他说:“谢特、谢特,做你的谢特吧,天才有什么好?天才总是薄命的。”

我真想一刀把韩韩给宰了。他撕碎了我的《时间简史》,也撕碎了我像鸡蛋一样易碎的心。

第三章

火药的味道让人很迷醉，
好像磕破了一坛酒。

六

Shit 是韩韩从一盘美国录像带里看来的，《现代启示录》第一句台词是“西贡”，第二句就是他妈的“谢特”了。他说他真喜欢上了那个念台词的家伙，那么臭不可闻的一个词，他居然念得那么疲疲沓沓、温温情情的，而那家伙是越战中一个杀人不皱眉头的少校啊！“Shit，”韩韩说，“他沙哑的声音真动人。”

韩韩总能看到很多的电影，后来是看到很多的电影录像带，他住在大剧院后街，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。顾名思义，大剧院后街的前边，自然就是大剧院，全称南方人民艺术剧院。韩韩家在人艺的宿舍，他们生来就是演戏、看戏的。当然，现在没什么人看戏了，不看戏，就看电视、看电影录像吧。韩韩的眼睛总是被录像熬得充了血，像兔眼睛一样血红，却又像猫眼睛一样警觉。他几乎天天都要给我讲看过的录像，这对我来说是痛苦不堪的折磨。

我不喜欢看电影，因为我不喜欢所有的假东西，在我心里，“片子”和“骗子”差不多就是同义词。我喜欢朴素、真实、单纯和精确，再高深的习题，答案也应该像足球的临门一脚，进了就进了，没进就没进。可韩韩讲的那些破故事——当然是录像里的故事了——我听了半天，最后连主人公是好人、坏人都无法分得清，实在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！比如《教父》，比如《美国往事》，那些抢劫、绑架的家伙，怎么就跟英雄似的，成了电影的主人公？

有一次韩韩给我讲名叫《邦尼和克莱德》的公路片，他讲得罕见地投入，可我差点听得睡着了。最后，愤怒的韩韩卡住我的脖子，死命地卡，卡得我两眼翻白，而他

的眼里也包满了泪水。到现在我都不明白，韩韩是什么人，怎么会为了一部电影流泪呢？《邦尼和克莱德》，一条没有尽头的公路、一辆车、两个鸟男女、两杆枪，而更多的枪和更多的子弹（167颗，多年后我终于看了它），把他俩射成了两团马蜂窝……这值得他流泪？

还有一次，韩韩又让我给他抄作业，他总是让我给他抄很多很多的作业，而他从不说谢谢。那时候，我们都还在泡桐树中学泡时间，我们一直是同桌，这一点是想起来都永远要让人骂他妈的 Shit 的。那天我忽然觉得很愤怒，虽然我在父母跟前是乖孩子，在老师那里是好学生，在同学们中间是胆小鬼，可我还是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啊。那天我也许刚丢了一支钢笔，或者正有一道题解无可解，总之我觉得气一下冲到脑门上，我咬了牙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你不晓得对人说一声谢谢吗？你就是去小面馆吃面，也该对跑堂的小妹说一声谢谢是不是？我凭什么要无缘无故给你抄作业！”

韩韩想都没想，他就说了一声“Shit！”，接着，他又重复了一声“Shit！”。他用大头钢笔把 Shit 歪歪扭扭地写出来，写出来的却是两个汉字：谢特。“你该满意了吧，跟谢谢只有一字之差是不是？我就叫你谢特吧！谢特、谢特、谢特！”

我当然晓得什么是 Shit，我也早听他讲过了《现代启示录》，在这个破破烂烂的学校里，我考试的总成绩从来都是年级第一名，比第二名要高出一百多分呢。韩韩算什么，韩韩只能算臭狗屎，他除了能说几句流里流气的美语外，真的只能算臭狗屎。可他总是欺负我，欺负任何他想欺负的同学。那一次我真的是发火了，我把他的本子一把抹到地上去，还恶狠狠地踩了一脚，我说：“我×你妈妈的，Shit！”

他的本子上留着一个脚印，我头一回看见自己的脚印这么黑，又这么大。

可韩韩只是朝地上淡漠地瞟了瞟。他拿着一把亮晶晶的指甲刀锉指甲，很有耐心地锉着，锉了又锉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“你×我妈妈？你要×我妈妈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我一下子泄了气，我×他妈妈都跟他没关系，我还应该拿他怎么办？当然，我也不晓得他要拿我怎么办。但是他锉完了指甲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“把本子捡起来。”

我没有办法，我弯腰把本子捡起来，仔细抹去了我的脚印，工工整整地给他抄作业。对于韩韩，谁拿他有办法呢？他啪的一声，把指甲刀清清脆脆地折叠好。他拍打拍打我的脸，说：“做你的乖孩子吧，谢特，你学不了我的！你学了我，你还是你吗？别学我，做你自己吧，啊？”他说话的声音是亲亲热热的，而他的手总是凉飕飕

的，他嘴里的气呼到我的脸上，也是凉飕飕的，一直凉到我的后颈窝。他曾经用凉飕飕的手，把一个男生的头发血淋淋地揪下了一大把。

从此我再没对韩韩发过火，除非我也敢揪下他的头发来。但是，谢特却成了我扔不掉的绰号了。他说：“谢特谢特谢特，谢特有什么不好呢？我晓得你心里不知叫了我多少回谢特了，对不对，谢特？”

七

可韩韩错了，我从没叫过他 Shit，即便在心里，我也不会偷偷叫他谢特的，因为无论怎么看，他都不像是一摊狗屎啊。我们是从同一所小学跨进泡中的，从前我们不同班，现在居然成了同桌。

刚进泡中时，韩韩还是个小胖子，鼻子两边布了些浅雀斑，经常把右手食指伸进嘴里咬。但似乎不是咬，而是吮，就像吮着奶头或冰棍。他跟老师说话时低着头，老师问急了，他就红了脸，怎么也是一声不吭的。后来他悄悄地抽条了，长长了，走路还是慢慢的，但已是做出来的满不在乎了。他的五官越来越精细，像用碳精笔细描过，眉毛和眼线都细长得不得了，眼皮耷下时，睫毛比女孩子镊过的还长还密。他的头发乱蓬蓬，像刚被风吹了，其实是天然的卷毛，脑门上一缕特别卷、特别长，落下来几乎把眼睛遮住了。

有一回上体育课，训练高低杠，轮到韩韩了，他把手抄在裤兜里，磨磨蹭蹭不肯上前去。体育老师就掐了韩韩的脸蛋一下，说：“你的脸蛋儿都快掐得出水了，你不想做就不做吧，嫩得像丫头的假娃娃，都可以不做的。”体育老师是大块头的东北人，退役南下的运动员，最喜欢掐这个的脸蛋、那个的脸蛋。韩韩把眼皮耷下来，再虚开一条缝，这个动作宛如一只疲惫的猫。他说：“我做吧。”

韩韩在高低杠上利索地翻了三五转，跳下来站在那儿，脸不红气不喘，只是拿指头把脑门上的鬃发朝后拢了拢。体育老师喝了一声彩，在韩韩的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说：“好！”韩韩回头一口唾沫就吐在了他的大脸上。

老师完全变傻了，唾沫星挂在他的大脸上，就像出了一脸的水痘。我们全都吓坏了，女孩子甚至拿手捂住了眼睛，不敢看。真的，接下来的事我们想都不敢想。而韩韩还是站在那儿，两手抄在裤兜里，觑着眼睛看老师。

老师终于回过神，他有两只蒲扇大的手，一只手在脸上抹了一把，一只手握成了很大的拳头，劈脸朝着韩韩砸过去。在泡桐树中学，师生打架不是稀奇的事情，

但是还没有谁敢轻蔑地呸体育老师一口唾沫的。体育老师都是力量型的，肌肉型的，再野的学生见了体育老师也得装憨子。

高低杠就在沙坑的附近，老师扑过来的时候，韩韩就朝沙坑里边跑。一个跑一个追，沙坑是软软的，脚踩上去一点都使不上劲。但韩韩毕竟只有十四岁，十四岁的男孩怎么跑得过一个退役的运动员？追了两圈，老师伸手就把韩韩的后领子揪住了，拳头举起来，闷声闷气地就要往下砸。

但是，老师的拳头就在举得最高的地方定住了，一瞬间的事，定得生硬极了，活像电视画面突然定了格。

韩韩的手里握着一支火药枪，顶着老师宽阔的胸膛！

韩韩什么话都不说。在一缕卷曲的乱发下，他的眼光透过又长又密的睫毛穿出来，冷飕飕地落在老师呆滞的眼睛上。

老师也是什么都不说。我们没一个人说话，也没一个人出气。过了好久，老师把拳头收回来，嘿嘿地干笑了两声。他说：“真他妈个浑球！浑小子，你晓得你在干吗？逗你两下你就急了，你还真想给我玩真的？”

韩韩觑着眼睛，依旧一动不动的，拿枪口顶着他的大胸膛。

老师呼了口气：“真他妈的浑小子。”然后，他就骂骂咧咧的，也像是亲亲热热的，转身走开了。

韩韩把握枪的手垂下来，向上吹了一口气，吹得额上的鬃发乱纷纷地飞。我们围过去，抢着要看他的枪。就在这时候，体育老师突然转过身，一拳就把韩韩打倒了。拳头击在韩韩的鼻梁上，鲜血喷出来，仿佛他白嫩的脸上开了一朵花。接着老师蹲下来，照着韩韩的脸上使劲扇耳光。他扇了又扇，一直扇到他的手都累了，一直扇到韩韩的脸都肿成了一个乌黑的大吐司。

体育老师闷闷不乐地说：“浑小子，你还差得远。”

一个女生呜呜地哭起来，两个女生呜呜地哭起来，后来女生都哭了，全班都哭了。我们是被吓哭的，真的，就是在泡桐树中学，这种黑打，也是要把我们吓死的。

后来110也来了，警车的警灯不住地转着，警报器倒是安安静静一点没吱声。一个年轻警官坐在保卫室里，韩韩瘫在一张湿腻腻的沙发上，几乎已经昏死了。体育老师把火药枪递给警官，他说：“妈的×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”警官把枪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，又小心地试了又试。警官是那么年轻，长得很白皙，白皙得甚至像韩韩。他说：“这是假枪！”

警官扣了扣扳机，没有响动，更没有火药和铁砂。警官把假枪扔在地上，拿靴